

1985年,我与商河县文化馆分离,从此,我有了自己的名字——商河县图书馆。几经辗转,多次搬家,近三十年的时间,我终于在商河城的东南角有了自己的家。2013年8月29日,我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商河人民面前,竟然有种脱胎换骨再世为人的感觉。四年的时间,带着“县级国家一级馆”的光环,我藏书越来越多,功能越来越完善,越来越多的商河人开始走进我的生活。但今天,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,给大家讲讲我前半生的岁月。因为,我觉得,你了解了之前的岁月,定会更加珍惜现在和将来的我。

——来自于商河县图书馆的自述

▶从远处看,这就是我的样子。



一个馆,一座城,一处文化

32年,细数商河图书馆的变迁

文/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
通讯员 程亚楠 高倩倩

近30年辗转多地 2013年,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

明辉路95号(现商河县残联附近),在我过去的几十年岁月里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。1985年,我与文化馆分离,我有了自己的名字“商河县图书馆”。在这里,我有了自己的家。本以为我可以在此幸福地生活一段时间,没想到接下来的近三十年的时间,我开始了多次搬家的过程。去过县总工会,待过政务中心,临时寄宿在城市展馆,我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家。这样的境遇,比《我的前半生》中子君要凄惨得多。“我想有个家”成了近三十年间心中唯一的执念。

现在,陈芳萍已经成为了我的“馆长妈妈”。她1981年来到图书馆工作,算是我辗转半生的见证人。1985年前后,她还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,每次搬家的时候,她和工作人员会用毛驴车来给我搬家。成千上万的书籍,大约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,如果遇上阴天下雨,搬家还需要更长的时间。而每次搬家的过程,都是给我“减重”的过程,一些实在破烂不堪的书籍,会慢慢地淘汰。每当我搬家后,一些忠实读者前来,我内心说不出的喜悦,用句眼下时髦的话说:“扎心了,老铁!”

本以为这样漂泊的日子还需要继续,2012年传来了好消息,打算在这座城选择一个地方,给我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在经过选址施工等复杂程序后,2013年8月29日,在新家里,我开门迎客。作为一个独立馆,我心中说不出的骄傲,我乐于免费接纳更多的人,让他们



来我这里看书的小宝贝们。

跟随我一起徜徉知识的海洋。时隔四年,我依然记得那些陪着我数次搬家的文化工作者和读者内心的喜悦。在开馆前几天,“馆长妈妈”独自一人默默地走遍了新家的每一个角落,摸着崭新的图书,我听到馆长妈妈喃喃细语:“这下好了,终于不用搬家了,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。”

是啊,近三十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!

藏书20万册 告别20年没有新书的“黑历史”

搬新家之后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兴奋中度过,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,这样的“好日子”是我前半生难以想象的。我的新家总馆建筑面积3825.92平方米,共四层,全框架结构,当时藏书10万册。下面,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家:

一楼冲门的地方是总服务台。总服务台负责办理本馆借阅一卡通,接待读者咨询,为读者导航。读者也可以利用触摸屏、信息显示屏、报纸阅读器等设备进行自助信息查询服务。

除此之外,还有老年(视障)阅览室和社会科学阅览室。

二楼是期刊阅览室、儿童阅览室(亲子活动区)、综合阅览室、电子阅览室。电子阅览室配置电脑38台,承担着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商河支中心文献资源的传播与利用,馆藏各种数据库资源以及因特网资源的在馆阅览服务。在儿童图书馆中,我忠实的小伙伴孙逸又来了,他们全家是我的常客,她告诉我说,她的爸爸在电子阅览室,妈妈在期刊阅览室,她今天又读完了一本新的童话故事,并和我约定,明天还来读书。

在三楼,能够感受到浓厚的商河文化气息,是我馆的展厅和地方文献阅览室。这里收藏了《康熙字典》等一批重要典籍以及4000余册具有本地特色的地方文献资料。为读者提供馆藏历史文献、古籍的阅览服务,同时提供地方文献查阅等服务。四楼则是资料室和多功能厅。不得不说的多功能厅,承担了县里不少的讲座、演讲比赛等文化活动。

目前,我的藏书已经达到20万册,并以每年3万册的数字

递增着。这让我开心不已。早些时候,我所有的进书来源都来自于商河县新华书店,每次来新书我总是第一个顾客。但是这些远远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当时他们来借书,工作人员总是遗憾地说“不好意思,没有您所借的书籍”或是“不好意思,您借的书,已经被别借走了”。

谈到这里,有一段“黑历史”不得不提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,我几乎一本书都没有采购,靠之前的藏书过活。现在,各出版社、书店,总是不定期给“馆长妈妈”提供各式各样的书单,供她选择。我的藏书种类和数量正在逐渐增加,进而满足更多人的读书需求。

告别“小窗口” 移动图书馆让我走进读者生活

对于一些90后、00后,甚至是80后来说,根本想不到,之前的我是怎样与读者交流的。那时候,读者办理借阅证、借还书籍,所有工作都是人工办理的。读者除了阅读期刊外,也很难有机会与我进行近距离接触,所有的工作都是在“小窗口”里完成。

在“小窗口”会有工作人员值班,读者拿着借书证来借书,只需要和工作人员说清楚所借书目,工作人员就开始在书架上找寻,找到后拿给读者,借书流程才算完成。大多数读者,只能在“小窗口”一窥我的全貌。1985年前后,我也是门庭若市,一天来来往往的能有上百人。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刚工作的小姑娘借到了全套《红楼梦》时,兴奋地在我门口乱跳。

后来也许是搬家的缘故,来我这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,我甚至开始怀疑我会就此颓废

下去。随着国家对于基层文化的重视,国民素质提高,我人气开始增长,我有了新的动力。“你们是卖书的吗?”不止一个人这样问我的“馆长妈妈”,每次馆长妈妈都很无奈地说,“我这不卖书,不过您可以来看书”。

为了让更多的人来这里看书,他们给我安了空调、装了暖气、安了无线。节假日,孩子们都会来这上自习,说我这学习氛围浓厚。门口服务台上的那个小伙子叫张旭瑞,他从我刚开馆的时候,就来上自习了,掐指一算,上了四年的时间。今年夏天,他考上了大学,成了图书馆的志愿者,大学之前的这个暑假他又得与我一起度过了。他说“在这能读书,能服务读者,挺好!”

如果你们觉得我只是这栋大房子则错了。不得不说,现在的科技真发达,他们给我量身定做了二维码,只要扫码加入“移动图书馆”。用户可在手机、pad等移动设备上自助完成个人借阅查询、馆藏查阅、图书馆最新咨询浏览,同时拥有超过百万册电子图书,海量报纸文章以及中外文献元数据供用户自由选择,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移动阅读服务。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、微博等地方和我交流,不再局限于当初的那个“小窗口”。

其实,我身上还有很多故事,比如说我与尼山书院、我与玉皇庙等各个分馆的关系等等。知道你们很好奇,所以我们下周再见。我知道,不少人是看着我长大的,与我有各种各样的故事,我也想聆听你的故事。你可以将其发到“齐鲁晚报今日商河”微信公众号或者邮箱“qlwbjrs@163.com”,等着分享你们与我的故事。